

创作心得

课文创意翻拍——

长征人物从课本里走出来

□张帅鹏

翻拍《金色的鱼钩》时,赶上梅雨季。夜戏需要布灯,吊车开进泥潭就陷进去了,挖出来,又陷进去,反反复复。拍摄时,演员一脚踏进泥潭,泥几乎没过膝盖。全组从晚上7点一直拍到凌晨4点,就这样连轴转了一周。身为导演,我拿着小监视器蹲在场边,场务不时提醒:“身后有蛇,注意点。”

那一刻我才明白,课文中描述的“红军过草地”,比现在困难百倍千倍。我们想做的,正是将文字中无法尽数描绘的细节拍成画面,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革命先辈的艰苦和坚毅。

我们不是专业的影视班底,团队成员大多是半路转行。两年前,受《典籍里的中国》舞台剧演绎形式的启发,我们想到了翻拍课文,才组建了这个“草台班子”。

由于经费有限,第二条视频翻拍了场景相对固定的《丰碑》。《丰碑》全文不到800字,我们的成片不到两分钟,但真正开拍才发现困难重重。无法到雪山实拍,我们把大

棚四周都贴上黑布,中间放上一棵假树,用造雪机不断喷洒硫酸镁来模拟雪景。群演都是当地的村民,饰演军需处长的老人,完全没接触过表演,甚至没有学过这篇课文。听完故事他很受触动,为了演好冻僵的军需处长,全程一动不动。拍摄结束时,老人已经直不起身。

因为经验不足,《丰碑》发布后,收到了不少批评,团队很是沮丧。但突然有一天,一位老师发来私信,说她在课上给孩子们播放我们的视频,有个很淘气的孩子格外专注,还流下了眼泪,那几天孩子的眼神里多了一些懂事的意味。我们备受鼓舞,意识到自己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

创作,慢慢成为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我们把观众的批评认真记下,一点点打磨作品。每次开拍前都会举办剧本围读,反复研究场景、服装、道具,避免出现现实史偏差。我们还尝试厘清故事的来龙去脉,呈现更完整的历史。

创作之路并不轻松,由于账号定位和内容的特殊性,很难实现商业化,常常入不敷出。去年因为经



图为短视频《金色的鱼钩》剧照。张帅鹏供图

济压力,一度停更两个月。支撑我们继续走下去的,是观众的鼓励。几部作品播放量过亿,很多老师和家长把我们的视频作为教学补充;准备拍摄《1937南京》的预告刚一发布,就有观众从外地赶来,无偿在片场当群演……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红色故事的感召力。

以前,我们总希望观众能记住

“郝家豁”这个账号名,在看完视频后,由衷感叹一句“好家伙”。现在我们身上的责任更重了,就像账号简介写的那样,“历史不是一纸单薄的文字,它是由无数人的呼吸与故事垒成的山。遗忘,便是山崩”。我们希望长征路上这些动人的故事,能活在观众的记忆里。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

落日熔金,余晖洒在沙颍河上,货船缓缓穿行,大闸静立远方,古老的漕运河道依然充满了生机。

李军 摄

科学新知

□叶昊鸣 李鑫

深海,地球留给人类最后的未知疆域之一。蔚蓝深处,埋藏的奥秘远比人类已经解开的谜题更加宏大。西太平洋公海海域,“蛟龙”号载人潜水器日前在这里开展第470次下潜作业。记者有幸参加这次深海之旅,近距离观察、记录数千米之下的海底世界。

船时7时许,迎着明媚的阳光,“蛟龙”号布放入水。伴随着轻微的摇晃,海水迅速没过“蛟龙”号,泡沫随之浮升,布满潜水器左中右3个圆形舷窗,世界一片晶莹。

坐在潜水器载人舱中间位置的是担任主驾驶的潜航员唐嘉陵。完成例行水面检查后,“深海一号”船发布下潜作业指令。随着唐嘉陵的操作,“蛟龙”号开始注水下沉。

10米,50米,100米……显控面板上的水深数值不断跳动,阳光逐渐消失,舷窗外的浅蓝渐渐变深。水深数值达到200米时,舷窗外已是一片漆黑。

本次作业,“蛟龙”号的计划下潜深度为2700米,按照每分钟约35米的下潜速度,总下潜时间近80分钟。稍显漫长的下潜过程中,载人舱内除了水声通信系统不时发出的声响外,几乎没有一点声音。

漆黑与寂静是深海给予探访者的“见面礼”。

船时8时38分许,“蛟龙”号抵达约2750米深的海底。安装在潜水器上的探照灯打开,霎时间,眼

前的黑暗被驱散,舷窗中出现带有一层层波浪纹状的白色沙质海底,宛若冬季的雪原。潜水器在海底调整了航行方向,海底的沙仿佛雪花般被扬起,转瞬即逝。

记者观察右舷窗的视野中,一只通体晶莹的红色海虾突然闯入,挥动着细小的虾足在海水中前行。记者连忙拿出相机拍照,记录下这次深海之旅的首个“路人甲”。

“快看,这里有一条深海鱼!”“蛟龙”号前行约20分钟,在左舷窗观察的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研究员孙永福发出一声欢呼,唐嘉陵连忙操作“蛟龙”号高清摄像设备搜寻。很快,一条头尖口大、身下探出3条“腿”的细长鱼类投射在舱内的显示屏中。

“这条鱼名叫狗母鱼,下面的3条‘腿’其实是它发达的胸鳍,可以像‘腿’一样支撑。它可以‘站立’在海底,张开嘴就能捕食。”孙永福对记者介绍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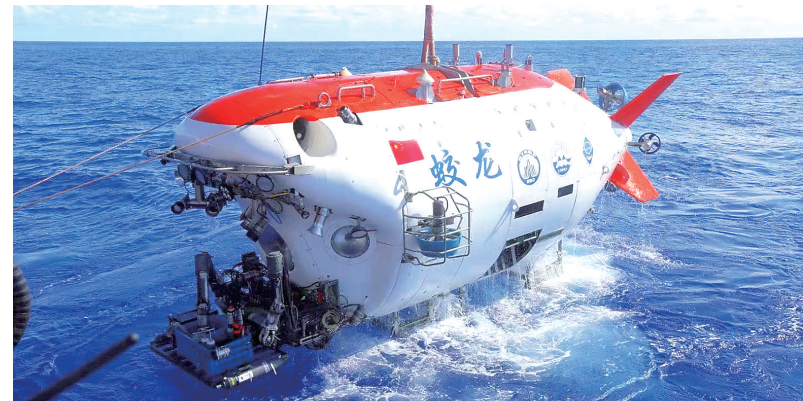
“狗母鱼在海底很少这么安静地待着。一旦它被惊动,‘逃’得非常快。我下潜了这么多次,这么大、这么安静的狗母鱼,还是第一次见到。”唐嘉陵感叹道。

在对这条狗母鱼展开一番拍摄记录后,“蛟龙”号继续前行。行进途中,或是有一条银色的鼠尾鳕鱼好奇地围着“蛟龙”号这个庞然大物游动,或是见到一株白色珊瑚在海底洋流的作用下缓缓摇曳……生物并不算多,但已给首次下潜的记者带来一次又一次惊喜。

船时10时34分许,“蛟龙”号抵达一处海底陡坡,开始逆着洋流向上行驶。“前一次下潜作业是从这座海山的西侧出发,向东往山顶攀升展开调查。今天我们将从这座海山的东侧出发,向西往山顶攀升。两次下潜作业的测线结合起来,就能得到这座海山相对完整的地形地貌、底质等环境数据。”唐嘉陵边操作“蛟龙”号前行边解说。

向山顶攀爬的行程中,沿途物种开始逐渐增多:足球般大小的海葵、缓缓爬行的海星,形态大小各异的海绵,姿态优雅的海百合,更加茂盛的珊瑚林……在巨大的水压和接近冰点的低温下,这些看似纤细脆弱的生灵依然自在地游弋、生长。在寂静幽暗的海底,生命涌动的活力令人惊叹,绽放出难以言喻的美。

“能发现深海孕育出如此众多的物种,这是大自然给予我们深海工作者最好的奖励。”孙永福说,通过拍照



“蛟龙”入水。(网络图片)

文坛走笔

又到晒秋时

□周云戈

秋分一过,天高气爽的日子就多了起来。此时,正值关东农家晒菜的季节。晒菜被称为“晒秋”——把自产的时蔬晒成干菜,以度过北方漫长的冬春。

都晒些什么呢?角瓜、倭瓜要晒,黄瓜、茄子、豆角、大蒜、白菜、辣椒、大葱、土豆、大萝卜也要晒。时候一到,庄稼院的大门小户纷纷行动,晒秋序幕缓缓拉开。红绿黄白紫,装点着农家小院,无处不风景。村里村外随意一走,不时有清甜的味道丝丝缕缕地潜入你的鼻腔。

多少年过去了,我还清晰地记得晒秋的往事。

一大早,妈妈就进了园子,把那些用指甲掐不动的角瓜、倭瓜摘下来,我和老姐紧随其后,比赛似的往院里搬。大姐和嫂子忙着削皮,将瓜拦腰斩断后就由二姐、三姐用小勺将瓜瓢掏出,挤出籽来,挑选后或留作种子,或晒成干果。

收拾好的瓜经半天风吹日晒,身子干爽了,大姐便用一个叫“旋子”的家什切成条。瓜条跃动着从旋子下盘旋而出,三四尺长时,嫂子将它截断在盛着清水的盆里,涮一涮,洗去汁液,而后对折搭在晒绳上。又经两三天风吹日晒,那瓜条七八分干时,趁着绵软,大姐和嫂子在晒绳上给它们扎辫子。再晒一天半日,妈妈就将瓜条装进布袋放到仓房里。炖炒前经过温水浸泡,瓜条仿佛又获得新生。

至于茄子、黄瓜、豆角、土豆、萝卜、辣椒等,晒的法子各有不同。复杂点的要数茄子,可蒸后晒,切片拌着面粉晒,还可切花刀后晒。晒豆角是个细致活儿,由每家年长的婶子或大娘做。她们或坐在自家炕头,或盘腿于树荫下,每人一把剪子、一筐豆角、一个搪瓷盆,专心致志地将豆角绞成丝,之后摊在秫秸盖帘上。大帘小帘错落,从高处俯瞰,仿佛一片片莲叶。黄瓜、萝卜,要切成片来晒,仓房摆不下了就转至房顶。辣椒家族,无论是绿是红还是黄,一律先掏籽剔筋,再掰成片,摊在秫秸盖帘上,或放在鸡架上,或置于狗窝上。用来调味的红尖椒呢?须用细线从蒂部穿成

串儿,挂在门旁晒。芥菜疙瘩要擦成丝来晒,大蒜要编成辫子晒,大葱要拧成把来晒。晒土豆干,一般都用小土豆。晒前洗净,先入大锅蒸个七八分熟,出锅晾凉了,剥去皮后,再切成片,放到盖帘上或筐箩里晒。干透了,清一色的乳黄,切面闪着蜡光。过年时,用它炖排骨、炖鸡都是绝配。

看看,这晒成了系列。正是这般的晒,让每个村庄都闪烁着绚烂的色彩。

晒秋,多以做冻白菜收尾。每年收拾秋菜时,农家都要挑选些“趴拉棵子”放在背阴处苦好留来做冻白菜。冬春时节,一盘萝卜干、一团冻白菜、一碟鸡蛋酱,便是独具风味的农家菜。

一夜秋雨,我在梦中走进儿时的老家。醒来心生凄楚,当年晒秋的一家人,如今仅剩我和老姐了。猛然一个寒噤,泪水禁不住簌簌滚落……

起床,顿生去乡下老姐家的念头。说去就去,早餐后老伴约了车,径直上路。车一进村,满眼尽是家家院子里那一座座闪着金光的苞米仓子。正沉醉于丰收美景,车已稳稳地停在老姐家大门前。但见宽敞的院子,到处都被角瓜条、倭瓜条、豆角丝、黄瓜片所占据。此行真可谓赴一场以晒秋为主题的情乡之约!

我问在门外迎候的老姐:“咋还晒这么多干菜?”一边的外甥媳妇抢过话:“都是外地农家乐的订单。炖三丝、炒黄瓜钱儿、土豆干炖鹅、萝卜干配鸡蛋酱啥的老招人了!”

“苞米收了吗?”我又问。

老姐说:“收啦!都在后面场院晒着呢,你去看看,比去年还多。”

一个“晒”字,让人心中豁然。秋阳下,除了蔬菜,还有丰收的五谷,感觉少了谁,都晒得不圆满。

晒秋,融入了悠悠岁月。一年又一年,农家人乐此不疲地晒着。晒可晒,所晒岂止菜与粮,还有小康人家热气腾腾的生活。最撩人的“晒”,无疑是手机里农人的直播、短视频,晒着农家日子的富足、生活的欢喜,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待。

(摘自《光明日报》)

家庭教育

女儿终于接纳了自己的缺陷

□王芝

每次学校体检的日子临近,我的心总会下意识地收紧。这份紧张,源于小鱼仅有光感的右眼。她的右眼确诊牵牛花综合征,这种十几万分之一概率的罕见病,目前尚无办法医治。

得知病情是在小鱼三个月大的时候。为了帮小鱼建立自信,我们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“能量罐”仪式:每天在小纸条上写下她的一个优点,郑重地投进罐子里。6岁那年,小鱼因右眼视网膜脱落并发白内障就医。出乎我们意料的是,她平静接受了现实。渐渐地,面对同学“你眼睛的黑洞洞里怎么有白色”的好奇询问,她也能坦然一笑:“是天生的。”

然而,一年级的入学体检终究成了一道猝不及防的伤口。放学时,一个小姑娘忽然凑到她耳边说:“我知道你右眼是瞎的了。”小鱼当即在校门口嚎啕大哭,我紧紧抱住她颤抖的小身体,泪流满面。尽管事情最终妥善解决,对方家长也道了歉,但那份被直白揭开的刺痛,让我久久难以平复。

或许正是这次赤裸裸的刺痛,倒逼小鱼完成了真正的蜕变。小鱼爱上了围棋,棋盘上的黑白厮杀成了她磨炼心性的战场,输赢之间,她逐渐明白“输了

也没关系,再来一局就好”;而大量的阅读,让小鱼看到了许多比自己艰难却依然发光的人,从而懂得了生命的厚度从不止于视力。

昨天,热情的家委妈妈问我,学校又要体检了,要不要先帮小鱼跟医生打个招呼。晚饭时,我试探着提起这件事,结果小鱼淡定地看了我一眼:“没关系啊,反正小晗都知道了。”那个曾经让她崩溃的小姑娘,如今已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。闻此,我顿时卡了壳:“那我就不说了?”小鱼确定地点头:“嗯,我自己跟医生解释一下就行了。”

我习惯性地支持了她的决定,末了又忍不住感叹:“你现在怎么这么厉害?”小鱼依旧淡然:“我早就习惯了,现在同学们也不会大惊小怪了。有次课间,我和小晗趴在走廊栏杆上晒太阳时,我还跟她描述了我右眼看到的‘光的世界’呢。我告诉她,那里没有具体的形状,只有大片的流光和软乎乎的雾气,像梦境一样。小晗听得特别入迷,说那是只有我能看见的魔法。我忽然觉得,这只眼睛其实也挺酷的。”

原来,在我看不见的地方,我的小鱼已经长出了坚硬的铠甲。她不再需要我时刻挡在身前,而是自己游进了光里,强大而从容。

(摘自《北京晚报》)